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飘 (下)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朱攸若 黄怀仁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飘（下）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朱攸若 黄怀仁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飘/(美)米切尔著;朱攸若,黄怀仁译.一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5321-5702-0


I. ①飘… II. ①米… ②朱… ③黄… III. ①长篇小
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9619 号

Margaret Mitchell
Gone with the Wind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5

“企鹅经典”丛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
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企鹅”、 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
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总 策 划: 黄育海 陈 征
责任编辑: 望 越
特约策划: 邱小群
封面设计: 索 迪

飘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朱攸若 黄怀仁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经销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36.5 字数 795,000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702-0/I·4544 定价:80.00元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153
第三部	315
第四部	569
第五部	939
导 读	1154

第 四 部

第三十一章

一八六六年一月里一个寒冷的下午，斯佳丽坐在办事间里给皮特姑妈写信，跟她详细解释为什么她、媚兰和艾希礼三人谁也不能回亚特兰大陪她一起住的原因。她写得很不耐烦，因为这样的信，她已写了十封，而且她晓得皮特姑妈看不了几行，就会把信搁下，拿起笔来又要给她写信，内容依然是哀叹：“可是我自个儿住着多么害怕呀！”

她的手冷得很厉害，她搁笔搓了一会，又把她的双脚往包裹的被絮里再伸进去一点。她的鞋底已经磨穿，用破地毯补缀过，这样才使她那双脚没有直接和地板接触，可是那破鞋子简直无法使她的脚感到暖和。斯佳丽想起那天早上威尔把那匹马带到琼斯博罗去上马蹄铁的事，不禁苦笑起来，她觉得世事未免滑稽，马还可以钉掌，人却反而要像家里养的狗一样赤脚。

她拿起鹅毛笔继续写信，可是听见威尔从后门进来的声音，又把笔放下。橐橐的木腿声到了办事间外面的过道里停住了。她等了片刻，不见他进来，便喊了他一声。威尔走进屋，他的耳朵冻得通红，他的浅红色的头发披向一边，他俯视着她，他的嘴角挂着一丝幽默的微笑。

“斯佳丽小姐，”他问道，“你现在一共还有多少现钱？”

“你是不是为了我的钱打算跟我结婚，威尔？”她没好气地反问道。

“不是，小姐，可是我只是想晓得。”

她诧异地注视着他。他的神情并不严肃，他这个人向来不怎么很严肃的。可是她觉得一定有什么蹊跷的地方。

“我还有十块钱金币，”她说，“那北佬的钱就剩下这一点了。”

“可是，小姐，那点钱是不够的。”

“有什么用途还嫌不够？”

“不够纳税。”他回答说，一面走到壁炉旁，俯下身子烘手。

“纳税？”她重复了一遍，“我的上帝！威尔，我们已经纳过税了。”

“是的，小姐。可是他们说还不够。这是我今天在琼斯博罗听到的。”

“可是，威尔，我实在不明白。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斯佳丽小姐，你成天操心的事够多的了，我本来不想给你增加烦恼，可是这桩事不能不跟你说。他们说你还得补交好多好多的税金。他们把塔拉的税额定得比天还高——我敢说比县里哪一家都高。”

“可是我们已经纳过税，他们总不能叫我们再纳更多的税吧？”

“斯佳丽小姐，你近来不常到琼斯博罗去，我觉得这样也好，近来那里已经不是一个女人该去的地方了。可是如果你去多了，就会看见那里最近有一大批无赖汉^①、共和党人和拎包投机家^②在大肆活动，你见了准会把肺都气炸。还有那帮黑鬼，走起路来大摇大摆竟把白人挤下人行道，还有——”

“可是那跟我们的纳税有什么关系？”

“你先别急，斯佳丽小姐。那帮无赖不知为了什么，把塔拉的税额定得非常之高，好像这里每年能收一千包棉花似的。我听到这消息，便赶到酒吧间里去听人家闲聊，才晓得是有人想让你交不出税款，等公家把塔拉没收后拍卖，他就可以占便宜买下塔拉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你肯定付不出这笔税款。至于是谁在动塔拉的脑筋，我一时还没法弄明白。不过我想那个胆小鬼希尔顿，就是跟凯思琳小姐结婚的那个人，他心里一定有数，因为我跟他打听的时候，他那皮笑肉不笑的样子，一看就知

① 此处用以专指美国南北战争后重建时期参加共和党的南方白人。

② 指美国南北战争刚结束时，去南方谋取政治或经济利益的北方投机分子。因手拎毡制旅行包而得名。

道心里有鬼。”

威尔说罢往沙发上一坐，揉着他断腿的残肢。它天气一冷就会疼痛，加上那木腿镶得不好，也很不舒服。斯佳丽失魂落魄地看着他，他在敲响塔拉的丧钟的时刻，居然若无其事！由公家拍卖掉？那么她们大家到哪里去？塔拉让别人拿走！不，那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她一心扑在塔拉的生产上，对外界发生的一切几乎是不闻不问。如果有事需要到琼斯博罗和费耶特维尔去办，反正有威尔和艾希礼在，她用不着离开种植场。就连晚饭后威尔跟艾希礼谈论起开始重建^①的情况，她也懒得去听，正如在战前她不爱听她父亲谈论打仗一样。

哦，关于那些无赖汉，她自然是听说过的，那是些为了想捞好处而去加入共和党的南方败类。还有拎包投机家，他们都是些北佬，在南方投降以后，把他们全部家当，塞在一只手提包里，到南方来碰碰运气，这类人现在多如牛毛。至于那个“被解放者局”^②，她曾和它打过几次不愉快的交道。她也听说过有些被解放了的黑人变得相当傲慢的事，可是她不太相信，因为她还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黑人。

可是有好多事情威尔跟艾希礼商量好不让她晓得。战乱结束以后，继之而来的重建时期是一场更大的灾祸。他们两人在家里谈起当前的形势时，有意避开那些会令她感到惊恐的细节。幸好斯佳丽也不怎么爱听他们谈话，偶尔听到，她也大抵是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出的。

她曾听艾希礼说，南方现在被当作被征服的领地对待，北佬的主要政策是对南方进行报复。可是这话对斯佳丽说来，似乎毫无意义。政治是男人的事。威尔曾经说过，看来北佬是不打算叫南方有翻身的日子了。男人家可也真是，斯佳丽想道，老喜欢杞人忧天，就她自己来说，

① 美国南方诸州于南北战争以后重新组织并加入联邦之过程，史称重建时期（1865—1877）。

② 1865年美国联邦国会通过设立“难民、被解放者及被遗弃土地管理局”简称为“被解放者局”。

北佬以前没用鞭子抽过她，今后想来也未必会那样。现在要紧的是拼命干活，犯不着担心北佬政府会把他们怎么样。战争毕竟已过去了。

斯佳丽不明白，事物的法则都已变了。诚实的劳动不可能再得到应有的报酬。佐治亚州现在实际上已处于军管之下，到处驻扎着北佬士兵。被解放者局掌有一切权力，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制订各种法规。

这个局是由联邦政府组织的，主要是为了维护被解放了的黑奴的利益。被解放者局把成千上万的黑奴从种植场吸引到各乡村和城市里去，在他们一时无所事事心情激动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生活费，并且教唆他们去仇视先前的主人。当地的被解放者局，就是由杰拉尔德的前监工乔纳斯·威尔克森主管。凯思琳·卡尔佛特的丈夫希尔顿当了他的助手。他们两人不遗余力地在那里散布流言，说南方人跟民主党人正在等待时机，还想把黑人弄回去做奴隶，眼下黑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寻求被解放者局和共和党的保护。

威尔克森和希尔顿还对黑人说，他们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比白人差。要不了多久，黑人就可以跟白人通婚。要不了多久，他们以前的主人的财产，就要拿来分给黑人，每个黑人都可以分到四十亩地和一头骡子。他们还竭力宣扬白人的残暴，煽动黑人，使得这个素来以主奴关系融洽著称的地区，如今也开始滋长起仇恨和猜忌来了。

被解放者局在北佬驻军的支持下，对当地被征服的居民的行动发布了一系列法令，有时甚至是互相抵触的。谁哪怕只是怠慢了局里的人，就有遭到逮捕的危险。学校教育、环境卫生、甚至连衣服上的纽扣、商品的买卖，以及几乎一切别的行动，都由军法管制。威尔克森和希尔顿有权干预斯佳丽进行的任何买卖，而且有权由他们标定价格。

幸而斯佳丽和这两个人很少接触，因为威尔劝她把买卖的事交给他去办，她自己专门经营种植场。威尔遇事心平气和，好几个棘手的问题，都由他一一解决，而且从不在斯佳丽面前提起。在非得跟北佬或者拎包投机家们打交道的时候，威尔通常能够应付。可是眼前的问题实在

太大。这笔额外的税款危及塔拉的生存，他不能不让斯佳丽知道，而且刻不容缓。

她目光灼灼地瞅着他。

“哦，该死的北佬！”斯佳丽嚷道，“他们打败了我们，把我们变成了叫花子。难道还不够，还要让这些流氓来对付我们吗？”

战争已经结束了，和平已经宣布过了。可是北佬还可以掠夺她，还可以叫她挨饿，还可以把她从自己的屋子里撵出去。她真蠢，这几个月来天天含辛茹苦，她以为只要熬到春天，就可渡过难关。威尔带来这一毁灭性的消息，使她一年来苦不堪言的劳动和生活好转已渺无希望，是使她无法忍受的最后一击。

“哦，威尔，我还以为仗打完了以后，麻烦事就会过去了呢？”

“没有，小姐，”威尔抬起他那张土里土气的瘦长脸，坚定地久久注视着，我们的麻烦事还只是刚刚开始。”

“他们要我们补交多少钱？”

“三百块。”

她吓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三百块！对她说来简直就是三百万。

“怎么，”她几乎站不稳脚跟，“怎么——怎么，那么说我们一定得想办法筹措三百块钱啦。”

“是的，小姐——简直像是要你上天摘月亮。”

“哦，可是威尔！他们不能拍卖我们的塔拉。为什么——”

他那温和的浅色眼睛里流露出强烈的憎恨和凄苦，那是斯佳丽想象不到的。

“喔，他们不能吗？唉，他们不但能够，而且他们还乐意这样做！斯佳丽小姐，请原谅我直说，这地方成了十足的地狱了。那些拎包投机家跟无赖汉都有选举权，而我们民主党人却多数都没有选举权。本州的民主党人，若是在一八六五年的征税册上，数额超过两千元的，就没有选举权。这样一来，像你爸，塔尔顿先生，麦克雷家和方丹家的两个男

孩子，就都没有选举权。凡是在战争期间有过上校以上军衔的，也同样无权选举。斯佳丽小姐，我敢说在南方邦联军队里取得上校以上的军衔的，哪个州都没有比我们佐治亚州多。此外，凡是在邦联政府里任过职的，上至法官，下至公证人，也一律不准参加选举。这样的人，在这里山林地带，可以说到处都是。事实上，北佬还想出个什么效忠的花样，凡是战前有选举权的人一律不得参加选举，把那些有才能的人，有地位的人，有钱的人——一句话，把凡是在战前有点名气的人，统统剥夺他们的选举权。

“嘿！我只要肯去表示一下那个活见鬼的效忠倒是可以有选举权的。我在1865年根本就没钱，我没当过上校，也没什么名望。可是我才不会去效忠呢，我觉得那简直不像话！假如北佬办事公道，我早就去效忠了，可是现在我不去，哪怕我从此得不到选举权。可是像希尔顿那样行为卑劣的人，像威尔克森那样流氓成性的人，像斯莱特里那样微不足道和麦金托什那样不值一提的人，却全都有选举权。现在是这些人掌权，他们要是把你的税额再增加十几倍，你也拿他没奈何。如今一个黑鬼杀了个白人，仍可以逍遥法外，而且——”说到这里，他觉得不便说下去，住口了，可是两人心里却同时想起了不久前在洛夫乔伊附近一个僻静的农场上，一个孤身白种女人遭遇到的事情。……“现在那班黑鬼爱怎么样就可以把我们怎么样，他们有被解放者局跟军队的枪杆子给他们撑腰。可是我们既没有选举权，也拿他们毫无办法。”

“选举！”她嚷道，“选举！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威尔？我们谈的是纳税。……威尔，人人都知道塔拉是个多么好的种植场。我们可以将它抵押，抵押得来的钱是足够纳税的。”

“斯佳丽小姐，你这人并不傻，可是有时也会说些傻话。你想现在谁还有钱借给你要你的种植场？除了那些拎包投机家在动塔拉的脑筋以外，家家都获得了土地，而且家家的土地都不景气，你的土地是无人要抵押的。”

“我还有那北佬的钻石耳环可以卖掉。”

“斯佳丽小姐，这年头谁还买得起耳环？人家连买肉的钱都没有，哪里还有钱去买这中看不中用的东西。你现在有十块钱金币，我敢说是够阔气的了。”

两人又都不说话了。斯佳丽觉得自己的脑袋撞在石壁上。在去年一年中，她已经碰过好多次壁了。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斯佳丽小姐？”

“我不晓得，”她心中黯然，万念俱灰。这一道石墙终于超过了她承受的限度，她忽然觉得浑身乏力，骨骼疼痛。她为何要努力奋斗，弄得精疲力竭，等待着她的到头来每次总是失败。她何苦呢？

“我不晓得，”她说，“不过你不要跟爸说，免得他心烦。”

“我不会说的。”

“你跟别人说过没有？”

“没有。我一回家就先来找你。”

是呀，她想，谁要是得了坏消息，准会第一个找她。她已经厌倦了。

“威尔克斯先生在哪里？也许他能想点办法。”

威尔转过他温和的目光注视着她。斯佳丽觉得跟艾希礼头一天回家时一样，威尔能洞察一切。

“他在果园里劈栏杆，我刚才拴马时听见他的斧头声。可是他身边的钱恐怕未必比我们多。”

“可是如果我想和他商量一下，总还是可以的吧？”她大声说道，提起脚把裹着的被絮踢开。

威尔听了这话并不动气，照样在炉火旁搓他的手。“把披肩围上，斯佳丽小姐，外面很冷。”

可是她没带披肩，因为披肩放在楼上，她需要见到艾希礼，以对他一吐她的苦衷为快，简直等不及了。

他若是独自一个人在那里的话，她可真是太走运了！他回来以后，她至今还没有跟他私底下说过一句话。一家人通常总是围在他身边，媚兰更是寸步不离，还不时碰碰他的袖子，她好像这才放心他人确实存在似的。几个月以来，她以为艾希礼可能已不在人世，本来由于妒忌而对媚兰产生的敌意已经潜伏下去。可是现在看到她把艾希礼占为己有的那种幸福姿态，她又妒火重生。现在她决心要和他单独见面。这一回总不会有人来阻拦他们单独见面了吧。

她在果园里光秃秃的树枝下面走过，地上的野草沾湿了她的双脚。她听见斧头的啪啪声，那是艾希礼在把从沼泽地里拖来的木头劈成一根根栏杆木条。家里的篱笆被北佬烧得七零八落，修补起来可是桩艰苦费时的活计。没有一桩事不是费时费力的，她一想到这些，疲乏、厌倦、恼怒和懊丧的感觉就会一齐袭来。她但愿艾希礼不是媚兰的，而是她的丈夫，那么她就可以走到他身边，把头搁在他的肩膀上痛哭一场，把自己肩上的重担卸给他，由他来尽力承担。

前面是一丛石榴树，树枝在寒风中摇曳，她转过树丛，便看见艾希礼正倚着长斧头柄站在那儿，用手背擦着额上的汗珠。他穿着一条破得不成样子的灰布裤子，上身是一件杰拉尔德的衬衫，镶有折边，是往日参加烤火野宴和听地方法庭开庭时才穿的，现在穿在艾希礼身上，显得非常之小。他干活干得很热，把外衣挂在树枝上，站着休息一会儿，正好看见她走过来。

她看见艾希礼身上穿得破破烂烂，手持一柄大斧，心里一阵爱怜，又觉愤愤不平。她实在不忍心看到他的温文尔雅、尽善尽美的艾希礼落到如此地步。他的一双手生来不是做工的，他应该穿上细毛料和亚麻布的衣服。按照上帝的旨意，他应该坐在大宅院里，和愉快的朋友们谈天说地，弹弹钢琴，写一些听起来很美妙的、尽管是毫无意义的诗句。

她能够忍受让她的亲生孩子穿上粗布袋改制的围裙，让她的妹妹穿

上肮脏的条格布衣衫，让威尔像田里的黑奴那样去干活，可是却不能忍受让艾希礼受苦。他的品性实在太高雅了，对她来说，对他的钟情实在太深了。她看见他劈木头，心里难受，宁愿自己为他代劳。

“他们说阿贝·林肯总统也是劈木头出身的，”他见她走来时这样说道，“你不难想象我将来会有多么远大的前程！”

她皱了皱眉头。他老是爱把他们的苦难说得很轻松。在她看来，这些都是极其艰难困苦的事，因此听到他的这种论调，她有时不免要发火。

她一下子把威尔的消息说给他听了，三言两语，简单明白。说出来后，心里觉得宽慰些。当然，他能够帮她出个主意。但他没有答话，见她冷得发抖，取下他的外衣，披上她的肩头。

“哎，”她最后说道，“你说我们是不是得想些办法把钱凑起来？”

“是倒是，”他说，“可是到哪里去弄呢？”

“我在问你呀，”她恼火了，刚才那如释重负的宽慰的感觉消失了。即使他想不出办法，那也该说句安慰她的话，哪怕就说一声：“噢，可真难为你了，”也是好的。

他微微一笑。

“我回来以后的几个月里，只听说有一个人是真正有钱的，那就是白瑞德。”他说。

上个礼拜皮特姑妈写信给媚兰，曾经说起过白瑞德回到了亚特兰大，驾着一辆由两匹骏马拉着的马车，口袋里满是北佬联邦政府的钞票。她信里还暗示，他的钱的来路不正。按照皮特姑妈的说法——大多数亚特兰大人也有这个意思——南方邦联国库里有好几百万块钱，不知怎么被白瑞德设法给弄走了。

“不要谈他了，”斯佳丽突然说，“他是个十足的下流坯。我们自己今后怎么办呢？”

艾希礼放下手里的斧头，转移了他的视线，似乎在凝视着她所不能

随及的遥远地方。

“我想的，”他说，“不单单是我们塔拉今后怎么办，我还在想，我们南方的每一个人今后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

她听了这话，真想破口嚷道：“见他南方人的鬼去！我们自己还顾不上呢！”但是她保持沉默，因为她那种疲倦的感觉重又向她袭来，而且比以前更强烈。艾希礼简直什么忙也帮不上。

“每逢一种文明遭到毁灭，最终的结局往往是历史的重复。只有有头脑有勇气的人能够生存下来，没有头脑没有勇气的人必将被淘汰。我们有幸目睹一次戈特旦默朗^①，即使未必舒服，至少也是桩有趣的事。”

“一次什么？”

“一次天神的黄昏。很不幸，我们南方人偏偏把自己都看成是天神。”

“看在上帝面上，艾希礼·威尔克斯！别站在那里跟我胡扯，现在眼看我们自己就要被淘汰掉啦！”

她那扰人的倦怠感似乎多少穿入了他的心里，把他从迷惘中唤醒过来。他温柔地握住她的双手，把她的掌心向上，看着上面的老茧。

“这是我看到过的最美的一双手。”他轻轻地把两只手掌都吻了一下。“这双手很强壮，所以才很美丽。这上面的每一个老茧都是一枚奖章，斯佳丽，每一个水泡都是对你的勇敢和无私的奖励。你的这双手是为了我们大家，为了你爸爸，你妹妹，为了媚兰和她的婴儿，为了几个黑人和我，才弄得这样粗糙的。我亲爱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这个不切实际的傻瓜，活着的人遇到了危险，他却尽谈些关于死了的天神的梦话，’是不是这样？”

她点点头。她但愿他就永远这样握住她的手，可是他却把她的手放了。

^① 德国作曲家瓦格纳（1813—1883年）所作四部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最后一部名为《天神的黄昏》。剧中各主要角色在末尾均告毁灭。

“你来找我，是希望我能帮你点忙。可是我实在无能为力。”

他看着斧头和那一堆木头，眼睛里饱含着辛酸。

“我的家毁了，我的钱没了——以前我一直以为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有钱——我所属于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我现在毫无用处。我能够为你做的，斯佳丽，无非是尽量学会去做个笨拙的农人罢了。可是这并不能帮助你把塔拉维持下去。我现在是靠你的周济过活——哦，是的，斯佳丽，靠你的周济——你想我能不知道我们当前处境的艰难吗？你出于一片真心待我的好处，我是一辈子报答不了的。对此我的感受一天比一天更深。而且我也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意识到我对于面临的困难，简直束手无策。再说我愈是回避现实，就愈没有力量去应付新的现实。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点点头。她并不十分理解他的话，可是她还是屏息着聆听他的话。他跟她之间虽然像是还有相当的距离，然而他却是第一次对她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他的这次谈话使她激动得似乎她已经到了发现他的真情的边缘。

“不肯正视赤裸裸的现实，这是我的大不幸。在这次战争以前，生活对我来说就像是放映在幕布上的影子戏。我偏偏喜欢那样。我不想看到事物的轮廓过于清晰，我喜欢一切都带上朦胧的色彩，像是笼罩着一层薄薄的迷雾。”

他停住说话，微微一笑。冷风吹进他的薄薄的衬衣，他颤抖了一下。

“换句话说，斯佳丽，我是一个怯懦的人。”

他说什么影子戏，什么朦胧的轮廓之类的话，她听起来莫名其妙，可是最后一句话她是明明白白的。她晓得那不是事实。怯懦两字是与他的为人不相称的。他的纤弱的身体上每一根线条都记载着他家世代的英勇和侠义。他在战斗中的丰功伟绩，斯佳丽是铭记在心的。

“怎么，你不能那么说！一个懦弱的人难道敢于爬到葛底斯堡的大炮上集合他的队伍吗？难道将军会亲笔写信给媚兰表彰一个怯懦的军人